

類篇

新收字考辨與研究



類篇序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
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
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

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
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
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

卯部五百三十四 辰部五百三十五

巳部五百三十六 午部五百三十七

未部五百三十八 申部五百三十九

酉部五百四十 酉部五百四十一

戌部五百四十二 亥部五百四十三

類篇卷第十五上 卷之四十三

目錄

類篇卷第十五中 卷之四十四

目錄

類篇卷第十五下 卷之四十五

目錄

類篇卷第十五下

類篇卷第十五下

類篇卷第十五下

類篇卷第十五下

類篇卷第十五下

類篇卷第十五下

類篇卷第十五下

類篇卷第十五下

篇不相參協欲乞委脩韻官將新韻

添入別為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

脩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

洙脩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

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

乞光祿卿直秘閣掌禹錫大理寺丞

張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樞

密副使又以翰林學士范鎮代之治

平三年二月范鎮出知陳州又以鎮

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時已

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三十四 辰部五百三十五
三十六 午部五百三十七
三十八 申部五百三十九
四十 酉部五百四十一
四十二 亥部五百四十三
五上 卷之四十三
柳建鈺◎著
卷之四十四

篇不相參協欲乞委脩韻官將新韻
添入別為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
脩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
洙脩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
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
乞光祿卿直秘閣掌禹錫大理寺丞
張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樞
密副使又以翰林學士范鎮代之治
平三年二月范鎮出知陳州又以鎮
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時已
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類篇

新收字考辨與研究



類篇序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千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

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

卯部五百三十四 辰部五百三十五

巳部五百三十六 午部五百三十七

未部五百三十八 申部五百三十九

酉部五百四十 酉部五百四十一

戌部五百四十二 亥部五百四十三

類篇卷第十五上 卷之四十三

目錄

類篇卷第十五中 卷之四十四

類篇第十五下

目錄

類篇卷第十五下 卷之四十五

目錄

類篇第十五下

類篇第十五下

類篇第十五下

士丁度等

顧野王

篇不相來協欲乞委脩韻官將新韻添入別為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脩韻官獨有吏館檢討王洙在職詔洙脩纂文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秘閣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樞密副使又以翰林學士范鎮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鎮出知陳州又以鎮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時已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

遼寧大學出版社

柳建鈺◎著

三十四 辰部五百三十五

三十六 卯部五百三十九

三十八 申部五百四十一

四十 酉部五百四十三

四十二 亥部五百四十五

五上 卷之四十三

市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類篇》新收字考辨與研究 / 柳建鈺著. — 沈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2011.5
渤海大學出版基金資助
ISBN 978-7-5610-6349-1

I. ①類… II. ①柳… III. ①漢字 - 字典 - 中國 - 北
宋 ②類篇 - 研究 IV. ①H1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1) 第 101388 號

出 版 者: 遼寧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地址: 沈陽市皇姑區崇山中路 66 號 郵政編碼: 110036)
印 刷 者: 沈陽市市政二公司印刷廠
發 行 者: 遼寧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張: 17
字 數: 300 千字
出版時間: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時間: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責任編輯: 田東琰
封面設計: 鄭本忠 徐澄玥
責任校對: 何 莉

書 號: ISBN 978-7-5610-6349-1
定 價: 36.00 圓

聯系電話: 024 - 86864613
郵購熱線: 024 - 86830665

網 址: <http://www.lnupshop.com>
電子郵件: lnupress@vip.163.com

本書獲
渤海大學學科建設出版基金
及
遼寧省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重點學科建設經費
資助，謹致謝忱！



源遠流長的漢字，像橫貫中國歷史的大江大河一樣，千百年來，用它寬廣的胸膛承托着、傳遞着中華民族悠久而燦爛的文化。這條文字長河之所以能夠滿載古老而又新鮮的中華文化不知疲倦地破浪前進，這條古老的文字長河之所以能夠經歷千年百年而不遭淤塞，沒有乾涸，除了它自身的應變能力以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對它的維護，對它的疏浚，為它清淤，替它開拓，這項“清淤開拓”工程的總名稱就是我們常說的“漢字的整理”。

摘自費錦昌《漢字整理的昨天和今天》
(語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序

隨着電腦技術的發展和古代文獻數字化處理範圍的不斷擴大，歷史漢字的搜集與整理顯得越來越急迫。

就存在狀態而言，漢字可以分爲使用狀態的漢字和儲存狀態的漢字兩種。使用狀態的漢字是指在真實文本的具體上下文中使用的漢字；儲存狀態的漢字是指從真實文本的具體上下文中抽離出來的漢字，比如字表中的漢字、作爲小學專書說解對象的漢字等就是儲存狀態的漢字。使用狀態的漢字處在文本的具體上下文中，是未經整理、自然狀態下的漢字。儲存狀態的漢字被整理者從文本的具體上下文中抽離出來，是經過人爲整理、非自然狀態下的漢字。

從漢字搜集與整理的本來意義而言，漢字搜集、整理工作的對象應該是真實的文本，工作的內容是從真實文本中提取實際使用過的漢字，亦即使用狀態的漢字。特別是搜集、整理當代用字，只能以真實文本爲材料來源，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對歷史漢字的搜集與整理有所不同，歷史漢字的搜集與整理可以從真實文本中提取使用狀態的漢字，也可以從字表、字書中提取儲存狀態的漢字。這是因爲，歷史漢字前人曾做過整理，儲存狀態的漢字就是前人整理的成果。和從文本中提取出來的使用狀態的漢字相比，儲存狀態的漢字，特別是小學專書中的漢字，因爲經過前人的整理，包含了豐富的前人整理成果的信息，具有使用狀態的文字所不能替代的價值。一般而言，儲存狀態的漢字都是整理者從實際文本中搜集出來並加以整理的，在整理過程中一般要吸收重要的研究成果。因此，小學專書中儲存的漢字一般除了具有形體信息之外，還具有讀音、意義、結構、理據、正俗、本借、分類、排序等多方面信息，這些重要的信息對後人進一步整理漢字具有重要的價值，是全面整理歷史漢字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同時，歷代小學專書中收錄的儲存狀態漢字中的一部分在傳世文獻中已經找不到真實文本使用的用例，搜集、整理這部分漢字唯一的途徑就是收錄了它們的小學專書。因此，在對歷史漢字進行全面整理時，對儲存狀態

的漢字進行整理，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須的，是不能用真實文本中使用狀態的漢字的整理替代的。除此之外，整理儲存狀態的漢字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用最少的材料在短期內提取出大量的需要整理的字形。這是因為，小學專書中的字頭一般不重複出現（如《玉篇》一類的字書），即使重複列字頭，重見的頻次也很低（如《廣韻》一類的韻書）。從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從真實文本中整理使用狀態的漢字和從小學專書中整理儲存狀態的漢字，各有自身的獨特價值，不能互相替代，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相支撐的。而且，從全面整理歷史漢字的程序看，先整理小學專書儲存狀態的漢字，然後再搜集和整理真實文本中的漢字，這是最為理想的技術路線。

當然，受整理主客觀條件的影響，歷史上對漢字的整理目的不同，水準不一，這使得儲存狀態的漢字的情況異常複雜，利用前人的整理成果對漢字進行再整理並非簡易之事。比如，大部分小學專書收字有兩個主要來源，一個來源是從真實文本中直接提取，另一個來源是從前代小學專書中間接轉錄。從我們的整理實踐得到的經驗來看，由於古代小學專書不斷地輾轉傳抄和轉錄，小學專書中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沒有真實文本使用根據，只是在轉錄、傳抄過程中產生的新字形，這些字形是在儲存過程中產生的，並不是真實使用過的漢字，與真實使用過的漢字有質的不同。在利用小學專書整理漢字時，我們必須把這兩種不同質的東西嚴格區分開來。再如，古代的小學專書數量龐大，編寫的時代不同，編寫的目的不同，編寫的體例不同，保留下來的信息也不同，因此，利用這些小學專書對歷史漢字進行整理，使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理想的方法是分專書進行整理，然後在專書整理的基礎上分類進行整合，梳理源流關係，最後實現全面整理的目標。再如，儲存狀態的漢字是脫離了真實文本的字，這些字是否是真實文本使用過的字需要經過真實文本的驗證才能得到證實。因此，整理儲存狀態的漢字時考察這些字在真實文本中的使用狀況也是整理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環。

柳建鈺的《〈類篇〉新收字考辨與研究》是本學科點漢字系統整理與研究的系列專著之一。該書屬於儲存狀態漢字整理中的專書文字整理與研究的著作，以宋代重要的楷書字書《類篇》為整理與研究的對象，重點整理和研究該字書中的新收字，主要對每個新收字的形、音、義以及新收字所關涉到的主要字際關係進行了考辨、整理與研究。

該書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1）通過《類篇》收字和前代字書收字的比

較提取《類篇》新收字形，統計出《類篇》新收字占收字總數五分之一強的數據。(2)對每一個新收字的形、音、義及字際關係進行考辨，考明了一批疑難字，溝通了前人沒有溝通的字際關係。(3)對《類篇》新收字進行分類，得出《類篇》新收字多為異體字和分化字的結論。(4)分析《類篇》新收字異體字和分化字產生的動因，認為異體字的產生主要受表達律、簡易律和區別律三大規律的影響；分化字的產生則主要以詞義引申、命名造詞和文字借用而需要文字形體分化為動因。(5)對《類篇》新收字的構形模式進行了統計，從統計結果看，絕大部分《類篇》新收字都是形聲字。(6)對《類篇》新收字行廢的狀況進行了考察，考察結果表明，絕大部分《類篇》新收字今天都已廢棄不用。(7)對《類篇》新收字行廢的原因進行了初步考察。上述內容對楷書漢字的整理與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該書對《類篇》新收字的整理有兩個方面很值得稱道：一是作者高度重視字書源流的梳理，並通過字書源流的梳理離析出《類篇》的新收字，為進一步離析漢字的時代層次奠定基礎；二是作者高度重視真實文本資料的運用，儘可能為《類篇》新收字尋找文獻用例，使得本文的整理與研究都具有堅實的文獻基礎。

該書也存在明顯不足。首先，該書的目標是對《類篇》新收字的全面整理與系統研究，但是實際考察的資料主要集中在前三卷。其次，作者在具體字的考辨方面用力甚勤，創獲也多，但理論歸納略顯薄弱，部分理論觀點尚需斟酌。相信作者會把此書的出版作為進一步研究的一個新的起點，經過持續不斷的學習、探索與研究，作者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就，為漢字的全面整理做出更大的貢獻。

李國英

2011年4月18日

凡 例

一、本書考辨的主要對象是《類篇》前三卷（另有少量後面若干卷的）所收錄的新收字，列入正文者共 500 字。

二、對於新收字中《集韻》、《類篇》已明確指出字際關係者以及前輩學者已從形、音、義、用四方面作出完全考釋者，本書一般不再予以羅列，為理論分析需要而舉例者除外。

三、為便於閱讀和研究，新收字考辨成果主要按異體、分化及其他等三章予以類聚，每類下又分為若干小類。一般一字一條，有關聯者（如聯綿詞用字）兩條或多條並作一條。“一”後為《類篇》新收字。無“一”則該字頭為新收字。“、”表示並作一條的前後字之間經考辨存在某種字際或詞際關係但《集韻》、《類篇》未溝通（個別幾例合並只是為了方便展示考辨結果）。

四、為方便敘述和避免理解上的歧異，本書行文使用繁體字。對於引文中出現的俗寫用字，儘量不作改動，以保留古籍用字的真實面貌。

五、引用文獻存在省文、脫文，酌情補出，所補文字用“（ ）”標示。對於明顯的訛字，則在其後用“{ }”標出正字。

六、為簡省篇幅，頻繁引用之書籍，本書使用簡稱。書籍全稱與簡稱對應關係如下：

中華書局影印姚刊三韻本《類篇》簡稱中華本《類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汲古閣影宋抄本《類篇》簡稱上海本《類篇》。如無特殊說明，本書所稱《類篇》均指前者。

許慎《說文解字》簡稱《說文》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簡稱《繫傳》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簡稱《段注》

王筠《說文解字句讀》簡稱《句讀》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簡稱《定聲》

釋空海《篆隸萬象名義》簡稱《名義》

釋行均《龍龕手鏡》簡稱《龍龕》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簡稱《慧琳音義》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伯2011）》簡稱《王韻一》

韓道昭《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簡稱《四聲篇海》

七、爲方便核對，凡不常見文獻中的引文均標明出處。出處簡稱與全稱對應關係例述如下：

筆記：《筆記小說大觀》。“筆記21-134”指《筆記小說大觀》第21冊第134頁。

存目（補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存目集276-114”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76冊第114頁。

叢續：《叢書集成續編》。“叢續138-317”指《叢書集成續編》第138冊第317頁。

禁毀：《四庫禁毀書叢刊》。“禁毀史18-358”指《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18冊第358頁。

四部：《四部叢刊》。因其電子版有圖文對照，故不再標明頁碼。

四庫：《四庫全書》。因其電子版有圖文對照，故不再標明頁碼。

未收：《四庫未收書輯刊》。“未收1014-56”指《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14冊第56頁。

續修：《續修四庫全書》。“續修1137-223”指《續修四庫全書》第1137冊第223頁。

說集：《古本小說集成》。只標明單冊頁號。

說叢：《古本小說叢刊》。“說叢29-2165”指《古本小說叢刊》第29輯第2165頁。

八、拓本文字資料庫之拓片編碼仍按原庫編號。

目 錄

序.....	1
凡 例.....	1
緒 論.....	1
一、選題宗旨.....	1
二、研究內容.....	5
三、文獻綜述.....	8
四、字書新收字的認定及其分類.....	18
五、新收字的提取方法及流程.....	20
第一章 《類篇》及《類篇》新收字概況.....	23
第一節 《類篇》簡介.....	23
一、編修原因.....	23
二、編修過程.....	24
三、收字情況.....	25
四、《類篇·序》凡例簡析.....	30
五、編排體例.....	31
第二節 《類篇》新收字簡介.....	32
一、新收字概況.....	33
二、新收字的傳承使用情況.....	37
第二章 新收字中的異體字.....	39
第一節 新收字中異體字產生的動因.....	40
一、漢字表達律的影響.....	40
二、漢字簡易律的影響.....	61
三、漢字區別律的影響.....	82
四、其他原因.....	83

第二節 新收字中異體字的主要特點	90
一、在漢字構形上的特點	90
二、在文獻使用上的特點	97
第三章 新收字中的分化字	99
第一節 新收字中分化字產生的動因	100
一、詞義引申	100
二、命名造詞	111
三、文字借用	119
第二節 新收字中分化字的主要特點	129
一、在漢字構形上的特點	129
二、在文獻使用上的特點	131
第四章 新收字中的特殊文字現象	133
第一節 多音節單純詞用字	133
一、音譯外來詞用字	133
二、自生單純詞用字	138
第二節 單音節擬聲詞用字	166
第三節 類化字	168
第四節 幾種比較特殊的構形方式	175
第五章 《類篇》新收字行廢現象略論	181
第一節 行用至今的新收字分類考辨	181
一、所記詞義古今一致者	181
二、所記詞義古今不同者	187
第二節 新收字行廢原因略論	194
一、新收字行用之原因	194
二、新收字廢棄之原因	202
結 語	211
附 論	213
附論一：《類篇》新收字考辨方法概述	213
附論二：試析《類篇》改編《集韻》時出現的三種失誤	229
參考文獻	239
部首檢字表	249
後 記	255

緒 論

一、選題宗旨

漢字是用來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發展歷程的表意體系文字，漢字有着悠久的發展歷史。即使從甲骨文算起，漢字也已經有三千六百多年的歷史了。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為了更好地記錄漢語，漢字始終沒有停止演化發展的脚步。漢字是中華歷史文化的承載者，對漢字尤其是楷書漢字進行深入系統的科學研究，是歷史賦予漢語言文字工作者的不可推卸的光榮使命。

漢字研究的材料根據其存現環境可以分為語篇文字和字書文字兩種。^[1]目前可見的漢文語篇文獻（含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總量超過十萬種，^[2]這筆漢字研究資料數量龐大，利用價值首屈一指。語篇中的文字是處於使用狀態中的，^[3]是歷代字書收字釋義的主要依據之一，充分利用語篇文獻所提供的上下文語境是漢字形、音、義考釋的必由之路。但是，在語篇文獻的刻寫傳抄過程中，漢字書寫變異、構件俗寫、臆改文本用字甚至刻意復古等現象普遍存在，

[1] 李運富在《章太炎黃侃先生的文字學研究》一文中指出：“漢字材料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世代相傳的以《說文解字》為代表的文獻文字（又可分為字書文字和語篇文字），一是偶然發現（主要是地下出土）的以金文和甲骨文為代表的文物文字。”（見《漢字漢語論稿》，第224頁）考慮到後者也包含字書文字和語篇文字，我們對上述分類進行了適當調整。本書所探討的“字書”，實際上包括傳統經部小學類中的字書、韻書和義書材料。

[2] 一般認為，我國古典文獻的數量大約在十萬種左右。實際上，加上各種出土文獻、新發現文獻、海外漢文文獻等在內，現存古典文獻當在十六萬種/件左右。見項楚、張子開主編《古典文獻學》，第15頁。當然，在數量上，現存語篇文獻要遠遠多於字書文獻。

[3] 語篇是人類交際的產物，是語言交際的最基本單位，它是有聲話語與有形篇章的總稱。我們這裏所說的語篇實際上僅包括有形篇章。

^[1]這使得語篇漢字材料紛繁複雜，字際關係模糊不清，漢字時代性不易把握。況且成千上萬語篇文獻中已被學者精研細讀過的僅占少數，單靠語篇文獻來研究漢字，往往捉襟見肘。與語篇文字相反，字書文字是處於貯存狀態的。字書中彙集了大量的漢字形、音、義資料，它們是歷代學者對語篇文字研究整理的結晶，反映了他們對漢字形、音、義的理性認識，具有較高的科學性、系統性和實用性。但字書品質會受制於編纂目的以及編纂者的學識水準，且字書文字已基本脫離了具體語境，一些字因為失去了可用以佐證的文獻環境而變為死字。字書所收漢字來源於使用領域和貯存領域，這兩個領域內都會產生大量形體訛變字並進入字書，很多字因為整理者未予溝通字際關係而變為疑難字，字形、音切、釋義漏收或不夠精確，虛假形、音、義往往可見。這些都是字書文字研究不能回避的問題。語篇文獻是字書能夠產生和進一步發展的沃土，反過來，字書又為閱讀研究語篇文獻提供了基本可靠的參考資料。字不識則文不解，解讀語篇文獻遇到疑難字時，完全拋開字書而直接依據個人經驗或上下文來考求字義，往往事倍功半，甚至處處碰壁。不借助《說文》，考釋漢代以前的古文字幾乎無從下手；不借助《玉篇》、《龍龕》、《類篇》，對中古漢字的考證而言，其結論的科學性也難以完全保證。因此，在漢字系統整理的具體操作過程中，必須充分發揮字書與語篇各自的優長，加強字書與語篇文獻的互證支持，注意彌補二者缺陷，從而保證研究結論的相對科學性。

在歷經古文字階段的殷商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秦代小篆以及今文字階段的漢隸之後，漢字書體逐漸定型在楷書上。從楷書成熟直到現在的一千多

[1] 比如四部叢刊影日本正平刊本《論語集解·衛靈公》有“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未善也。”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前漢紀·孝元皇帝下》引《論語》字亦作“蒞”。阮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衛靈公下》兩“蒞”字均作“蒞”。清劉寶楠《論語正義》曰：“‘莊以蒞之’者，蒞，臨也。見《毛詩·采芑》傳。《說文》：‘蒞，臨也。’即‘蒞’本字。皇本作‘蒞’，又‘蒞’或體。”“蒞”為《類篇》新收字。《論語》本身具有崇高的地位，其原本“蒞”（蒞）若作“蒞”字，則不可能直到編修《類篇》時才被收入字書，因此正平刊本、嘉靖本中的“蒞”字必為後人所篡改，我們不能根據這些失真材料來研究新收字。拓本文字資料庫所收墓誌中“蒞”字72見，“蒞”4見，而“蒞”僅1見，即唐《盧府君墓誌銘》：“務善崇德。高明柔克。蒞（蒞）官輔政。沉潛劉克。”（tou1616x）《梁書·簡文帝本紀》：“蓋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五，不獲已而臨蒞之。”此字為唐時所造字，《廣韻》、《玉篇》等書均漏收。

年中，漢字再也沒有產生過新的書體。漢字書體到楷書階段就停止了發展（草書與行書只是楷書的變異字體），這使得許多漢字問題都積累在了楷書層面上。在楷書階段，漢字數量激增（包括大量因書體間的轉寫而產生的楷定字），字際關係更加紛繁複雜，研究和整理的難度也更大。不過，可喜的是，歷代學者在楷字搜錄、整理和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對於楷書漢字的整理，包括對語篇文字的整理和對字書文字的整理兩個方面。我國古代對語篇文字整理研究結果的表達，最典型的方式是將其按一定原則類聚編纂成字書（也有部分散見於筆記或相關論著中）。歷代所編字書以不同方式收集並整理了幾千年來的漢字漢語文化資料，在人們認知漢字、閱讀典籍、攝取知識、傳承歷史等諸多方面都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字書所擔負的這些重要職能要求編纂者力求在取形、標音、釋義和舉例上保證準確無誤。但是，集成性的楷字字書收字求全求大之功多，收字時又多不區分漢字產生的時代層次，而且往往重於收集漢字形、音、義而輕視舉證。受限於當時的歷史、技術條件，如果編纂者再只重搜羅而輕視考證，字書在縱向轉錄和橫向歸併的過程中很容易產生形、音、義的錯訛以及字際關係的錯誤溝通或人為割裂現象，這使得歷代大型楷字字書逐漸變得臃腫，字際關係隱晦難理，文字垃圾充斥其中，對於這些問題，歷代學者多有詬病。“字典辭書除了幫助人們閱讀典籍之外，還應當負起整理漢字的責任。”^[1]因此，對楷字字書所收漢字本身形、音、義及字際關係的進一步研究，理應成為楷字後期整理工作的主要內容。

先秦漢語以單音節為主。由於受到語音系統簡化、詞彙數量豐富化、表義精確化以及聯綿對稱化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漢語詞彙形成了雙（多）音節化的發展總趨勢。^[2]漢語詞彙的雙音化使得漢語對詞有專字的需求下降，語言中產生的新詞大多不再籍由創製新字而是通過複合詞素來記錄。從理論上來講，這種狀況應該能夠有效抑制漢字新字迭出現象的發生，但實際上新字數量卻仍在不斷激增，字書收字量的不斷增加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我國歷代政府和學者都很重視字書的編纂和更新工作。與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相映襯，字

[1] 見鄧福祿《字典考正》王寧先生序。

[2] 見黃志強、楊劍橋《論漢語詞彙雙音節化的原因》，《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另據復旦大學閻玉文博士論文《〈三國志〉複音詞專題研究》（2003）統計，先秦複音詞只占詞彙總量的30%左右，《史記》詞語的複音化程度上升到43%，而《三國志》詞語的複音化已高達84.4%（第2頁、第72頁、第73頁）。

書編纂往往會受到“集大成”思想的影響。編纂者求全求大，試圖囊括古今、包舉字內，“同類型的字典，總要先吸收前人所搜集的資料，再補充前人沒有的資料，綜合性的字詞典以‘大’取勝，多多益善。”^[1]原本《玉篇》16917字，宋本《玉篇》增至22726字，《類篇》收31319字，此後的《篇海》則一舉飆升至54595字。^[2]從歷代字書不斷層積這一事實着眼，我們找到了一個新的視角，即字書新收字的整理研究。

我國古代字書具有濃厚的層積氣息，後代集成性的字書都是先轉錄前代字書中的已收字，再增補一些未收字，然後按既定原則整理加工後形成的。我們把作為層積基礎的那部分前代字書所收字稱為轉收字，相應地，後代字書所增補的這部分前代字書未收字可以稱為新收字。我們說某字新收，是立足於將某字書與前代字書進行對比判斷的基礎上得出結論的，^[3]只要該字書存有前代字書所未曾見的字形，就可以判定該字為新收字。這其中包括兩種情況：文獻中早已出現而前代字書漏收的字（補收字）以及前代字書編就之後文獻中新出現的字（增收字）。前者如《類篇》新收字“甦”，^[4]後者如原本《玉篇》新收字“磁”（相對於《說文》而言）。^[5]

毋庸置疑，從《說文》到原本《玉篇》，再到宋本《玉篇》以及《類篇》，收字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實正是新收字不斷層積的結果。對一本字書中新收單字的研究，可以理清其產生的來龍去脈、與它字間的字際關係以及文獻使用情況，而對各代字書新收字的研究，其最終目標就是要實現漢字系統整理研究工

[1] 見鄧福祿《字典考正》王寧先生序。

[2] 這些都是原書所統計標明的數據，與本書將各書電子化後統計出的數據有出入。

[3] 由於本書“新收字”只是為考辨研究劃定一批對象，所以參與對比的前代字書只具有典型性而不具有窮盡性。實際上，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做到窮盡性也是不可能的。

[4] 受到字書編修主旨、編修者思想觀念以及材料搜集整理能力等多種因素的限制，加上字書收字本來就有滯後於文獻用字的特點，文獻中新出現的一些字無法及時進入當時的字書，而通過拾漏補闕，這些字可能會被後代字書所收錄，比如“甦”字，《顏氏家訓·雜藝篇》：“北朝喪亂之際，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更生為蘇，即俗書以“甦”字為“蘇”字。“甦”字為南北朝時出現的新字，而且唐時比較通行，如斯388《正名要錄》：“蘇，甦。右正行者正體，註腳訛俗。”但《名義》、宋本《玉篇》、《廣韻》等書均未收錄“甦”字。《集韻》、《類篇》補收該字，就《類篇》來看，“甦”為補收的字書新收字。

[5] 見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第89頁。

作的順利完成。這種研究工作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還有具體操作上的可行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可持續性，所以理應受到漢字學界的關注。《龍龕》、《篇海》等字書新收之字大多都是異寫字，而《玉篇》、《類篇》作為官方字書，受到當時正字法以及字書典範性要求的限制，收字相對保守而嚴謹，對這些字書中新收字的研究整理，理應居於字書新收字整理工作的核心位置。在實際工作中，以這些字為中心，輻射帶動單字異寫形體的認同別異，可以收到綱舉目張的效果。

《類篇》是由北宋王洙、司馬光等人以《集韻》為底本改編而成的一部承前啟後的官修字書，與《集韻》互為照應。它集以往字書、韻書、義書之所長，不僅收字超過前代，其所依據也較可信，代表了北宋官修字書編纂的最高水平。黃侃先生曾稱其為“體例最完備之字書”，並認為“看《說文》宜兼看《類篇》”。^[1]《類篇》一書中收錄了近七千個字書新收字，這部分漢字是《類篇》一書中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內容，而目前學界對它的系統整理和研究尚屬空白。鑒於此，本書選定《類篇》新收字作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內容

《類篇》新收字是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本書主要內容有二：

其一，從字理及文獻兩個角度對每個新收字（主要集中在前三卷）的形、音、義以及新收字所關涉到的主要字際和字詞關係進行考辨，這是本書最重要的部分。

其二，在此基礎上對新收字進行分類研究，研究角度包括異體字、分化字產生的動因以及漢字的行廢等等。

具體來說，考辨部分主要內容包括：

（一）分析構形理據

這一工作主要解決《類篇》新收字是什麼、為何如此構形的問題。基本內容包括理據分析以及一小部分僞訛字形的校訂。

[1] 分別見黃侃先生《黃侃國學講義錄》第217頁、第111頁。

前期材料分析顯示,《類篇》新收字主要包括異體字和分化字兩類,^[1]這使得我們對漢字構形理據的分析有了可能性。本書對各類新收字的考辨是有側重點的。對於異體字,我們把主要着眼點放在異體字構件改換的研究上,區分具體類型,並探尋異體字產生的動因。對於一些比較隱蔽的字書疑字,主要根據俗寫訛變規律,分析導致字形變異的原因。對於分化字,主要是通過找出造成分化的原始文獻背景,分類揭示這些字分化的動因。另外,對於一些較特殊的用字,比如聯綿詞用字、類化字等,本書也將選取相應的角度予以考辨。

(二) 考辨字際、字詞關係

這一工作主要解決《類篇》新收字在漢字系統中處在什麼位置的問題。

字際關係和字詞關係是漢字整理研究非常棘手的兩大重要內容。由於集成性楷字字書收字多不區分時代層次,因此其所呈現出的字際、字詞關係尤其繁雜。對字際、字詞關係進行考辨和溝通是楷字字書整理的重要任務之一。當然,單純依靠字書無法將錯綜複雜的字際關係徹底整理清楚,只有首先將字書所收字還原到真實的文獻環境中去,才能就字際、字詞關係作出合理的解釋。因此,本書會着重在文獻調查上下功夫,在語境中對新收字涉及到的字際、字詞關係問題進行考辨。在具體考辨過程中會注意形音義互求、校勘考辨相結合,並注意區分同形異字。

(三) 考察文獻使用情況

這一工作主要解決《類篇》新收字在文獻中怎麼用的問題。

舉證是漢字考釋的重要內容。字書所收字的來源有兩個領域:一是漢字使用領域,一是漢字貯存領域。來自於貯存領域的漢字無法在語篇文獻中找到實際用例,而凡來自於使用領域的漢字,原則上都能找到直接或間接的文獻用例。^[2]因此,通過借助各種現代化的檢索工具,加上平日文獻閱讀過程中的積累,本書將儘量為來自於使用領域的新收字尋找文獻用例並進行相應解釋。

[1] 如《類篇·玉部》新收字共計 63 字,涉及到的異體字包括玨、玢等 31 組,有確證的分化字包括珀、瑪等 25 個,另有珣、珤等 2 個形訛字,珣、瑋、璫、璫等字尚待進一步考察。

[2] 《類篇》新收字也具有這個特點。因為其母本《集韻》在收字時秉持的是“經史諸子及小學書更相參定”的原則,故其收字必有文獻依據。